



白一純

沙漠中的水庫

地球表面有三分之一的陸地是沙漠。沙漠，不是生命的絕境。相反，陸生動物頂級的龐然大物，如駱駝，甚至大象，恰恰以沙漠為樂園。許多動植物，唯一的家園是沙漠，沙漠中絕對不是沒有生命。沙漠少雨，有地方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滴雨不下，而一切生命最離不開的基本條件之一是水。沒有水，沙漠中的生命是怎麼生存的呢？



一個污點。築大壩修水庫，是人類智慧和文明的輝煌。但是當代學術閃亮的最新理念，是反對濫建水庫導致生態破壞，現在已經有國家出現炸平大壩恢復自然，積極倡導遵循自然規律。人，畢竟產生生存於自然，創造不了自然，不可一意孤行反自然。

專家們的見解各有洞天百花齊放，哪一朵鮮紅都是光彩奪目的奇葩，尋常百姓看個眼花繚亂，也許

還理解不了那麼深奧。然而，自然不是主觀，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對於客觀的自然人人一目了然：搬石頭壘大壩，就那種硬拚硬打的體力活兒計，肯定是解決不了浩瀚沙漠的缺水問題，養不了沙漠中雖似鳳毛麟角，但卻星羅棋布的生命。沙漠，沒水。不驚天不動地，默默生長的仙人掌，卻為依賴沙漠生存，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沙漠動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水源。是人類漫不經心的野花小草，為沙漠的生物圈帶來了無米之炊。真諦，看來還不是已經為人類掌握，更多更多還埋藏在大自然，有待人類發掘。仙人掌，是沙漠自然的水庫。人類的智慧，也許功虧一簣，還需要學習自然，學

其實水對於生命非常重要的形態，是氣態。源源不斷的流水和泉水，根本的來源是有降雨降雪補給。雨雪來自雲，雲是水汽，是氣態的水，是水汽的集中。水汽如果沒有集中，形不成雲，人看不見，並不等於沒有水汽，實際上水汽廣泛分佈在空氣中，只要有空氣，多多少少會帶一些水汽。水汽---這便是沙漠的一大水源。

當然，沙漠乾燥，空氣中的水汽非常稀薄，動物光靠呼吸是不夠的，也需要飲水。水源在哪裡？沙漠沒有雨，是如何集中水汽變成水的呢？大自然

有她的辦法。美洲的沙漠，生長著大量仙人掌，這種植物可以吸收從海洋飄來冷氣所含的水汽，儲存在其毛茸茸的表面，像露水，動物可以汲取。仙人掌，一種植物，這就是沙漠裡自然形成的水庫。關於水庫，不要就認為是人類用智慧壘大壩修建的宏偉建築。實際上人類修建的水庫，只能解決很小很小的水資源問題。比如名揚天下的中國三峽大壩，那是一座震撼世界的超大水庫，解決了多大問題呢？難道有了三峽水庫，中國就無憂水資源問題了嗎？三峽水庫對於中國的水資源問題，不僅是杯水車薪，更重要的是還有一連串無法避免的副作用，一直是全世界爭論不休的一個大問題。許多人認為三峽水庫破壞了區域生態環境，是工程建設的

還理解不了那麼深奧。然而，自然不是主觀，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對於客觀的自然人人一目了然：搬石頭壘大壩，就那種硬拚硬打的體力活兒計，肯定是解決不了浩瀚沙漠的缺水問題，養不了沙漠中雖似鳳毛麟角，但卻星羅棋布的生命。沙漠，沒水。不驚天不動地，默默生長的仙人掌，卻為依賴沙漠生存，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沙漠動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水源。是人類漫不經心的野花小草，為沙漠的生物圈帶來了無米之炊。真諦，看來還不是已經為人類掌握，更多更多還埋藏在大自然，有待人類發掘。仙人掌，是沙漠自然的水庫。人類的智慧，也許功虧一簣，還需要學習自然，學

從一本詩集看移民寫作的使命感



路歌

鄭南川

近兩年來，我和我文友以「成就感」的精神，在魁北克這塊地方，出版起了自己的書籍。

繼去年出版《歲月在漂泊》，今年一月，我的英中文雙語詩歌集《一隻鞋的偶然》又出版了。這兩本書都是國家正規出版書物，查一查加拿大和魁北克國家圖書出版署數據庫，自己也嚇了一跳，沒有想到我們這些草根寫作，寫寫畫畫，竟然也「創」了加拿大移民文學上的幾個「第一」。《歲月在漂泊》是首部加拿大出版發行的魁北克華文文學和華文作家作品選，是參與人最多（達六十人），文字豐厚（四十餘萬字）的大部頭書籍。

《一隻鞋的偶然》是加拿大首部英中文雙語的華裔個人詩歌集，也是魁北克的第一次。用中文在加拿大出書，我們走到了加拿大和魁北克省的前列，也開創了小小的「歷史」。很自然，當我們把這些書遞給讀者，有從他們那裡獲得反饋時，心裡該有多少的開心和欣慰。

這些天，我的新詩集出版也引起了一些朋友的關注，這本詩集一改以往的風格，以英文作為主體語言，中文隨後，把面對讀者的意義徹底改變。大家在思考著一個問題：我們這些寫作人到底面臨著什麼樣的挑戰？

作為新移民史的發展，從一九八零年代末期開始，是一個重要的分期。新移民文學也是在九零年代開始的，魁省著名華裔作家應晨就出現在這個時期，她同樣是在八零年代末來到魁省；魁華作協出現在九零年代中期，也第一次把移民生活和文學連在了一起。今天，作為一個群體的華人社會，在多倫多和溫哥華已經形成了「社會的現象」，在蒙城略有區別，也同樣是一個完整的移民社區了。這群人的生活與命運，特別是他們的感情，文化和正在書寫的歷史，需要他們自己來完成。作為文學，我們曾經只是寫寫玩玩的想法已經變了，也必須承擔起新的重任，我們的「邊緣」生活是什麼，歷史和未來該怎麼樣，如何定論呢？幾年前，一位在美國波士頓大學研究加拿大魁北克亞裔文學的教授曾和我見面，她表示了對我們這群人，一直堅持寫作的極大興趣，她問我：在你們的寫作中最想表達的東西是什麼；為什麼你們的寫作能延續下來；你們是如何看待自己寫作的命運；你們又是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的？我聽了感到驚奇，也感到興奮。我說，我們的寫作只能說是初級的，並沒有從更高的角度理解寫作的意義。不過，她的話讓我突然醒悟了一點：我們該做的事情並非簡單，必須看的遠些，也必須擁有很大的勇氣。去年她來到蒙城，聽說我們出版了一本書，又約我見面，我把《歲月在漂泊》送給了她，她表示祝賀，還說要在適當的時候請我去她的學校講學。也是在去年，我們終於完成了作家協會發展的「小傳」，並推薦給了中國今年出版的《中文交流史》（加拿大部分）叢書。

這兩年，我們的移民寫作確實發展了，從老一批的到新來的，在不同角度上談論著我們身邊的生活。這些年的努力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的文學儘管並不成熟，但是得到了加拿大魁北克國家圖書管理署的認可，我們可以在較高的層次上寫作了，開始考慮寫作的「主人」姿態。今年，魁華作協將計劃出版兩本文學書籍（包括：小說和散文），會員也有了更大的壓力，因為我們的作品要面對的是加拿大社會，是對自己生活的再認識和再思考，要讓我們的主體社會評說。我們的使命感，將讓每一個寫作人勇敢擔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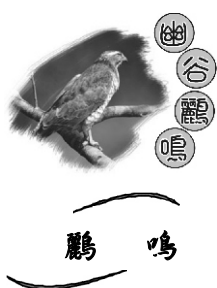
溫情冰雪節

好冷啊！

這是一周以來，幾乎所有人見面打招呼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是啊，經歷了蒙特利爾少有的極寒天氣，現在，一個人躲在溫暖的家裡寫東西，竟是那樣的愜意。

按道理，我是不怕冷的。我的家鄉哈爾濱所處的緯度與蒙特利爾相差無幾，一年四季冷暖分明，尤其是漫長的冬季。彷彿一切都會在冷風的侵襲中倦怠下來，人們裹緊身上的大衣，行色匆匆，如果不是為了工作或者學習，誰會在寒冷的街頭停留片刻？



鳴

鳴

不過，就是這樣大冷的天兒，還真讓我見識到了不為工作也不為學習，在冰天雪地裡長時間逗留的人，而且興致勃勃，拖家帶口。是誰？是家長們帶著被雪褲雪衣雪靴全副武裝起來的孩子們，他們是蒙特利爾冰雪節最受歡迎的遊客。

不信？讓我帶你到冰雪節去轉一轉。

正對著黃綠地鐵出口處，是一個舞台，歌手們會用激情的演唱與互動遊戲，為你即將開始的冰雪之旅熱身。這時，你會注意到一個畫著白色問號的藍色旗幟迎風飄揚。出人意料的是，這面旗幟會不停地走動原來，它是插在一位工作人員的脊背上，移動問詢處，主辦方的獨具匠心與溫情體貼可見一斑。

最先看到的景觀是冰滑梯群。不過，這是為小朋友量身定做的，即使沒有工作人員把持，成人們的身軀是無論如何也擠不進狹窄空間的，冰滑梯讓孩子們樂此不疲；相隔不遠有一排排桌椅，每張桌上都放著一塊正方形的冰塊以及製作冰雕用的小鏟子，銼等工具，愛好冰雕藝術的人在這兒有了用武之地。

再往前走，就是裝修別緻的冰屋了。走進冰屋，你會發現，每一間的格局和擺設都不相同，有的裡面擺放著冰沙發，冰床和衣櫃，有的擺著電視櫃電視機。因為製作貼近生活，所以每到一處，都能聽到人們的讚美的驚歎。最有趣的是，你在沒有絲毫防備的情況下，會突然與裡面的麋鹿或者山羊等動物撞個滿懷，但是不要怕，麋鹿山羊不但不會傷害你，還會和到處閒逛的大熊大兔子一樣，拉著你的手與你合影留念。

正當我饒有興致地給女兒在一個巨型冰制蛋糕旁拍照時，突然聽到一個男孩大聲嚷著要上廁所。順著男孩走的方向，我看到距離冰屋十幾米遠處，有冰雪節專門為遊客提供的免費休息場所。一進門，裡面熱氣撲面。在這裡，一位母親在給剛剛三個月大的嬰兒餵奶，還有的孩子方便後，乾脆脫了棉衣雪褲在裡面玩耍……不經意間，冰雪節贊助單位的工作人員還會為你遞上一杯熱咖啡或巧克力奶，讓你頓感溫暖如春，由內至外。

說實話，蒙特利爾冰雪節無論從佔地面積，製作規模以及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都遠遠不如哈爾濱冰雪節，這裡沒有冰雪大世界的恢弘巨製，但卻為孩子們精心準備了塗鴉室，免費提供紙張彩筆，讓孩子們盡情揮灑，且每個景點附近都設有休息室並配備洗手間、冷熱水。值得一提的是，蒙特利爾冰雪節是免費的，開放的，沒有圍欄，沒有門檻，所以贏得了全民參與。

難怪老外們不懼寒冷，把最小的BABY也帶來參與，因為吸引他們的，除了晶瑩的冰雪，還有誠摯與溫情。